



立夏

■刘忠全

池畔莲蕊红，
花开烈日迎。
万木余荫淡，
骄阳映碧空。
柳絮飞荷塘，
莺啼燕追风。
月静蛙鸣笛，
玉蝶扑西东。
翁媪同纳凉，
满眸诗韵中。

忆童年趣事

■吴敬

回顾童年意味长，
夜间围坐话家常。
夏天坑水捕鱼贝，
冬季墙边游戏忙。
忆苦队屋开大会，
思甜碗里薯秧汤。
睡息牲口棚之内，
馍和辣椒倍感香。

兰河风光

■王业亮

仲夏兰河披绿装，
岸边小麦泛金黄。
催人布谷声声唤，
雷沃隆隆向远方。

注释：雷沃指雷沃谷神小麦收割机。

柿子的甜蜜

■杨鸿钧

远离尘世的喧嚣
我们在一片丛林中长生
后秋的阳光温暖地洒
向大地
树枝披戴着金光
不时地在微风中闪烁

野花已经凋零
小草也将枯萎
曾经的繁华已荡然无存
周遭一片萧瑟
但在前面不远处有几
棵柿子树

虽然树叶所剩不多
上面却挂着红红的果实
柿子是那样的耀眼
沉甸甸的 亮晶晶的
似乎等待着主人去采摘

这里一片沉寂
没有他人 没有杂声
也没有小动物走过
只有长椅上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没有言语 只对望着夕
阳坠落
静静地 什么都没有
但有柿子在闪烁

白茅：

与爱有关，与美有关

■董雪丹 文/图



剥了白茅草嫩芽外面嫩嫩的皮，吃里面软软的芯，有柔柔的绵和淡淡的甜——还是童年的味道。已经不记得小时候叫它什么名字了，只记得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时，很容易就可以看见茅针在杂草里探出头，任我们拔取下来，留下满口草的清香。

白茅，别名茅草、丝茅草、茅根、兰根等。《本草图经》这样介绍它：“今处处有之。春生苗，布地如针，俗间谓之‘茅针’，亦可啖，甚益小儿。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洁白，亦甚甘美，六月采根用。”

很常见的草，后来却感觉不到它的“处处有之”，在城市绿化中，它应该被列为“杂草”而成为清除对象了吧？不，应该不只是城市文明让它时时和我保持着距离，还是自己在庸常的生活里忽略了它，不知道有多少次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再一次相见，是前年在燕山大学。在秦皇岛学习时，一个偶然的时机我去了那里。记忆最深的就是学校里到处是花草树木，到处是青春气息，我在被一大片白茅草包围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享受一个人的一段宁静时光……

眼前的草儿已花开成穗，花穗上长有柔软顺滑的白毛，有点像缩小版的芦花。叶子细长柔韧，似矛，不知它是不是因此得名？置身有文化的大学校园，自然会想到《诗经》里几次提到它，与爱有关，与女子有关，与美好有关，感觉它是一种特别有文化的草儿。

白茅初生的茎芽幼嫩时称“茅针”，白嫩可食，又称“蒹”，白而柔，人见人爱，常常用来形容美人的纤纤玉手。在《诗经·硕人》里就有这样的句子“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看来，几千年过去了，女子外在美的标准就没有变过：要白，要柔。

白茅体态洁白、柔顺，晒干之后还有淡淡的香气，十分洁净。古人将其看作高洁、通神的植物，祭祀时常用来垫托或包裹祭品，生活中也用白茅包裹礼物互相馈赠，以示敬重和诚意。可以说，白茅上可为王室所供，下可为寒士所用，无论哪一种境遇，它都安之若素，一如平常。

《诗经·野有死麇》中年轻的猎人送给

心上人的礼物，就是用白茅包裹捆扎，来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意：“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想象一下诗句中的画面：野外白茅丛生，女子洁白如玉，像白茅一样纯净无暇，心仪她的男子送上用白茅捆束的礼物……这带着远古旷野中野性和浪漫的诗篇，虽然有人说它是诗经中最香艳的篇章，但我依然觉得整篇都透着一种纯净，一如白茅之白，让人想到“思无邪”。

当然，不是所有的爱都充满着温情和浪漫，《诗经·白华》中，就透着一种凄婉哀伤：“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本来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女子得到的偏偏是远离与孤独，草儿都可以得到雨露的浇灌和滋养，女子得到的却是被弃与伤痛。借着草儿的意象，诗句将女子爱而不得之苦表达得淋漓尽致，凄美动人。

在充满青春和美好的校园里，当然更喜欢这样的句子：“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从这首《诗经·静女》可以看出，当时民间有赠白茅表达爱慕或定情的习俗。诗中又一次提到了“蒹”——初生的白茅——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其实不是草儿长得美，只是因为它是心上人送的礼物，心里有情，草儿才有情。姑娘亲手采摘，亲自赠送，这不起眼的小草，传达着爱，表达着爱，才变得美丽芬芳，从而引出幽思悄然、情不可遏的深爱。

走出《诗经》，走进现实世界，如果一对有情人还能以对方赠送的一根白茅定情，相信他们应该有着深情——不将对方所赠的一根小草看轻，才是真的将这个人看重吧。



槐花香

■杜鹃

日前，和几个朋友在河南一家饭店聚餐，一盘槐花炒鸡蛋让我一阵欣喜，食欲大振，那缕淡淡的槐花香，让我回到了30多年前的故乡……

故乡四季分明，但我最喜欢百花盛开的四月天，最大的原因就是可以吃到香甜的槐花。那时粮食还不像今天这般富足，有时也会吃到小麦面和玉米面混合的杂面，味道甜甜的，也有一点点的涩喉。每每盼着春天早日来到，有野菜和榆钱可以调节味道，但是在我心中，最美味的还是槐花。

每年4月下旬，槐树枝头长出了小小的骨朵，有椭圆的叶衬着，煞是好看。骨朵在阳光下迅速生长，两三天后，骨朵就长大了好几倍。再过几日，槐花盛开了，一阵风吹来，一束束花朵像一群白衣少女在绿色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家家户户院子里洋溢着沁人心脾的香味。

那时，采摘槐花通常会在傍晚前，大人们把长长的木杆一端绑上一把锋利的镰刀，选择那些花朵较多的树枝，轻轻往下一拉，槐花伴着树枝飘然落地，孩子们则冲向前去，兴高采烈地捡起，将花朵捋到小筐内。第二天早上，母亲用清水将槐花淘洗干净，铺在案板上，撒上面粉拌一拌，放在蒸笼上。大约20分钟，锅周围冒出了白色的水汽，打开锅盖，一阵香味袭来，蒸熟了的槐花出锅了。母亲将早已调好的蒜汁浇在槐花上，再佐以香油、食盐等调味品搅拌均匀，一旁的我们则早已手里拿着碗筷，嘴里流口水了……

在食物丰富的今天，置身于五光十色的城市，各种美食充盈了我们的生活，但梦到家乡的槐花盛开，梦到那一抹抹白色掩映在绿意盎然之中时，仿佛丝丝清香袭来，心头又起阵阵乡愁……